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帝疆惊龙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帝疆惊龙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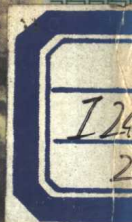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506-650-7



9 787805 066509 >

ISBN7-80506-650-7/2·293

定价:28.80元(上下)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43

帝疆惊龙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43

帝疆惊龙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帝 疆 惊 龙

作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文 奇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0 字 数 38 万字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650 - 7/I · 293

定 价: 28.80 元(上下)

北京城的夜是繁华热闹的。

但是北京城内城的夜，地是安详而寂静的。

尤其在这一日，这座大府邸，深不知有几许的这座大府邸——和中堂府。

天上神仙府，人间王侯家，和中堂不是王侯家，但它占地之深广，建筑之宏伟，气派豪华较诸王侯家，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今夜，就在中堂和珅的书房里，灯火辉煌，但却门窗紧闭，向外望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里头的灯光透窗棂，人影映窗，约莫有五六个之多，个个泥塑木雕似的，虽然书房里有人，但却听不见一点声息。

不！听见了，听见了话声，偶尔听出那么一两句，说的是

“玉雕像……”

“白继武……”

“童氏兄弟……”

连不到一块儿去，如果要问是什么意思，相信只有书房里的那些人知道——



白继武白大爷在这西河镇上名望之大，几乎盖过本县的县太爷，他有良田百顷，华厦数百间和槽坊、油坊、酒楼，另外还有一家钱庄。

据说白大爷还是辅国公铁老爷子的亲戚，加之他又是武林世家，他在一般百姓心目中的份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但是，白大爷并不快活。

一个人快活与不快活，也许和他的富有、名望，以及武功高低并没直接关联；可是，在太夫人刚做了七十大寿，白大少爷也刚讨了一房媳妇进门，白大爷还有什么好不快活的？

此刻，花厅石阶下刚站定一个下人微喘着道：“启禀老爷……据庄头上的暗桩……骆总管派人回报，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

白继武手中的鼻烟壶“啪”地一声落地砸破了。

他的眼神中闪过凛骇神色，尽管他在尽力压抑着。白继武问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下人道：“是名医‘回春手’的门人……名叫余心竹的年轻人，说是专为小姐治病来的……”

白继武长长地吁了口气，继而挥手转身，表示他对这下人的举止慌张，显得厌烦，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下人并没就走，迟疑了一下又道：“启禀老爷，姓余的年轻人就在门外，要不要……”

白继武心情恶劣，没好气地道：“请他进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这下人引进一个廿来岁的年轻人，衣着十分朴素，长得俊逸非凡，看上去并不像个江湖人。

不须下人引荐，年轻人抱拳道：“这位是白爷当面，我叫余心竹，奉家师之命前来为令媛疗治……”

白继武内心不悦，他请的是“回春手”江帆，还带去了一份厚礼，居然只派一个廿来岁的大孩子敷衍了事，架子也未免太大了。但“回春手”毕竟是武林中的名医，不能开罪，是故，他便道：“老朽正是白继武，余少侠只一个人来么？”

余心竹道：“家师本要亲自前来，哪知在动身前夕，一位前辈突然不期而至，非要家师去为他的夫人治疗中风不可，所以家师只好派我来了。”

白继武道：“少侠快请坐，我想令师既然派少侠前来，少侠也就能担当得了。不知少侠学习岐黄有多久？”

余心竹回答：“我是家师的表侄，八岁即在家师身边，一边读书习武，一边勤习岐黄，算算也有十几年了，只不知令媛的贵恙是——”

白继武道：“大概是属于心智迷乱吧！多位大夫诊断过，也不见起色，余少侠对这种病——”

余心竹道：“以往倒是见习过家师诊断这种病人，但必须先观察一些日子。”

“余少侠可以在这多久？”

余心竹道：“大约可以逗留两个月左右。”

白继武道：“余少侠用过饭没有？”

“已在路上用过了。”

白继武道：“今后要常日相处，少侠千万别客气……”当下招来内总管胡四海道：“胡总管，这位是‘回春手’江帆江大侠的高徒余少侠，你领余少侠到东跨院去，要好好照料，看病的事，明儿再说吧！”

“是！”胡总管领先带路，才出了花厅，白继武又想起了什么

似的，跟了出来，道：“余少侠，江大国手是宇内有数高手之一，素称‘武医双绝’，猜想少侠的身手一定也是一时之选？”

余心竹连连摇手道：“白爷，您千万别高抬了我，惭愧得很，我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最不争气的了。”

余、胡二人走后，白继武又叹了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要来就来吧！这种日子真是憋死人！”说完出了花厅，穿过两重院落，来到最后面的一个偏院中，又把门紧紧关上。

房中，就有个苍老的女声道：“是继武吗？”

“是的，姑妈。”

偏院中有三间精舍，一明两暗，既无司阍护院，也没丫头使女，却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几净窗明。

一个老姬，面上有极薄的黑色面纱蒙着，由她的白发看来，年纪应该已在七十以上了，坐在一尺多厚的蒲团上，一见白继武进来，便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白继武长叹一声道：“姑妈，童家兄弟要来了……”

老姬道：“我刚刚听你叹那口气，就知道你有大麻烦了，要不然，你在外面也不会这么唉声叹气的。”

白继武喟然道：“姑妈最知我，您说该怎么办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童家兄弟的身手在七年前就已非常惊人，这些年来，哪会没有进境？”

老姬默然良久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继武，你也不必妄自菲薄，白家也不是好惹的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……”

这话似乎并没让白继武的心情开朗，反因姑妈也没有什么主意而更加愁眉不展。辞出这偏院时，他忽然心神震颤地停了下来。

外总管骆奇低着头迎面走来。

像骆奇这个人，武功自成一家，精明、干练而有胆识，很少

看到他像现在这样神不守舍的样子，低头走路，心事重重。

“骆总管……”

骆奇猛然抬头，见主人凝目注视他，他们的心思也就沟通了，骆奇忙快步来到白继武面前停下，低声道：“老爷子，已经到了！”

白继武也是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但是此言入耳，全身不由震颤起来，怔了好一会，才说了一句：“刚入镇？”

“不，已在‘天香斋’酒楼上吃喝了。”

“几个？”

“只有三个人，童家兄弟跟一个三十郎当的娘儿们。”

似乎加上“只有”两字，好使主人心情放松些。

“怎么？没有经过镇东官道？”

“是的，大概是由镇西渡河来的。”

“镇西河边不也安了几个暗桩。”

“老爷子，这条河长不下五十里，光是自镇西流过的部分就有四五里之长，那几个暗桩实在是——”

白继武心想，既知河这么长，为什么不多插几根旗儿？但他没说出来，只道：“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是小蝙蝠到‘天香斋’去买烧鸡看见的。”小蝙蝠十八九岁，是白府小厮，人挺灵活的。

夕阳余晖自映壁的藤萝花蔓上射下来，洒在白继武那张威武的脸上，使他目眩，而低下头去道：“你知道那娘儿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属下不知。”

“听说过‘蓝燕子’这个人吗？”

“老爷子是指蒲芝？”骆奇的嗓音有点微颤。

白继武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撤回所有的暗桩，把槽坊、油坊

及钱庄的护院都调回来，全力戒备。”

骆奇道：“属下已经这么交代下去了。”

白继武点点头，这时突从街上传来阵阵锣声，“匡匡匡……”跟着有人吆喝道：“各位乡亲父老，兄弟初来贵宝地，是为了推介几种神效的灵药‘七里散’和‘拔毒膏’；各位都知道北京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出名，就不知这‘七里散’和‘拔毒膏’两种药乃是兄弟们祖传的秘法监制，因伙计口风不稳而传了出去。兄弟这次走南闯北，抛头露面，主要是重振岳家声威，济世救人。”

“匡匡匡……”又敲了一阵锣，道：“现在，先让兄弟玩一趟双刀，老乡亲们多多捧场……”

“匡匡匡……”

这人又道：“俗语说：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走，枪看花、棍看虾，流星看王八……用单刀时要看他的那只空手，使双刀看他的脚步是否凌乱，使枪要挽起朵朵枪花，使棍要使身子像虾一样；所谓流星看王八，是指玩流星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头，打上就开花，所以要像王八一样，经常缩着头……”

主仆两人互视一眼，白继武道：“出去看看。”

“是，老爷子，是卖膏药的……”骆奇走了出去。

白继武转身来到另一进院中的跨院内，这儿住着两位客人，是专程为了对付童家兄弟，前来助拳的。

骆奇出了大门，发现镇民都往白家的晒谷场上走，锣声，吆喝声及喝彩声不绝于耳。

场子上，两个汉子正在单刀对花枪，枪刀撞击，“叮当”直响；骆奇往人缝中一挤，企着脚向场子上看去。

只见老的约五十来岁，矮小秃头而精瘦，两个汉子都在三十五左右，虬筋栗肉，太阳穴突起，看来外家工夫挺不错。全都赤着上身。

一个少女约十六七岁，一套水蓝裤褂滚着带边，扎了两条大辫子，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尤其是耸胸隆臀，使人看了不由暗吞口水。

此刻，单刀对花枪已完，轮到少女钢索，由于身段纤美，人在索上又必须扭摆着肥臀，所以显得份份的惹火动人。

少女走完绳索，又玩了一会飞刀，皆命中红心，博得如雷的掌声，于是四个人开始卖膏药，但买药的人并不踊跃。

骆奇是个老江湖，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，这些事儿可瞒不了他，这三男一女个个眼神锐利，且不时将目光转向人群中搜索，骆奇心中就犯嘀咕。

就这时候，骆奇发现了刚来的大夫余心竹，站在斜对面人丛中，而小蝙蝠却挤在骆奇附近人群中，正在向那个少女搭讪，道：“我说妹子，这拔毒膏能拔出脓来吗？”

在别人听来，这句话实在是没什么，拔毒膏就是拔脓的，可是熟知小蝙蝠为人的骆奇，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。

少女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不灵退钱。”

小蝙蝠涎着脸低声道：“小妹，我向你打听一种药，一般江湖卖药的差不多都有。”

少女道：“是什么药？我们卖的药名称都在布招上。”

是嘛！场中央兵器架上插了根红布黑字布招，上面有“七里散”和各种“拔毒膏”的名称。

小蝙蝠探出身子低声道：“有没有‘金枪不倒’？”

有人不懂什么是“金枪不倒”，但有人懂这是壮阳的春药，尤其是在妓院、青楼集中地带，经常有人兜售这种药物。

骆奇连连苦笑，这小子真会出洋相，出这种风头他连脸都不红，还洋洋得意，表示他懂的比别人多呢！

哪知少女仰仰头道：“有方子没有药，就把这秘方送给你好

了。”

小蝙蝠道：“小妹，你可真够意思，你们要是能在这镇上多盘桓几天，在下一定要请你，这秘方是——”

少女道：“巴豆二钱、信石两钱、大黄四钱、芒硝五钱、鸠血一两、河豚肝一两，用牛溲马尿煎服。”

人群中立刻传出一阵爆笑。

哪知小蝙蝠蛮不在乎，道：“妹子，谢了！今儿晚上见，不见不散！”

骆奇再看斜对面的余大夫余心竹，已经不见了，他没心情再看下去，急急回到白宅。

这会儿，白继武大概还在和两位助拳的商议迎敌之策，自行号中调来的十五六个护院，加上本宅所有的，约二十七八个，这些人个个摩拳擦掌地，跃跃欲动，但骆奇却暗暗摇头，他知道这些人中，最多不过六七个勉强能派上用场。

天色已经黑下来了，骆奇必须先找到胡四海，两人协调一番如何调派这二十几个护院，然后报告白继武。

骆奇一想起童家兄弟就发毛，看看主人的态度，他的心情更往下一沉，走进第二重院落，忽见余心竹负着手向四下打量。

骆奇道：“余少侠是不是迷了路？”

余心竹笑笑道：“那倒不是，而是白府太深广辽阔，初来乍到要各处走走，认认路，免得兜圈子走冤枉路。”

骆奇道：“是呀，余少侠请便——”

他看到了胡四海，两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，大敌将临，到时候先上场的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了。



白继武仍在客厢中和一位客人密谈着。

这位客人在武林中也颇有名望，在南七省中哪个不知“南海夜叉”海伏波的。据说，他是水中悍将，可以下水几个时辰不露头换气。十三枝鱼叉百发百中。

另一位，是“小天星”盖云，以“小天星”掌力蜚声武林，真正是以真凭实学闯出的万儿，功夫十分扎实。

白继武道：“海兄，依您之见，童氏兄弟及蓝燕子来这，已是势在必得，他们除了这三人，是否还有其他援兵？”

海伏波人长得粗野，却也是粗中有细，道：“白大侠，虽说童氏兄弟为人孤傲，不可一世，而且近年来武功必然大进，可是他们明来明往，一定也会想到这边有所准备，所以另有伏兵，也并非不可能的。”

白继武深以为然地道：“海兄所言极是，对方势在必得，当不只他们三人。”

海伏波道：“白大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有多少人手？”

白继武道：“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这次事件，白某才知道人情淡薄，武林道义荡存了。往昔一些友人，风闻白某要出面邀他们助拳，一个个都托辞访友外出或因事远行，思之再三，白某昔日也许待人接物有所欠缺，但另一主要原因是‘搜魂双使’童氏兄弟的声威太盛，狠辣之名也太响了，事不关己，谁愿去招惹两个大煞星？”说完长长叹息一声。

海伏波道：“白大侠也别光是自责，自古以来，人情本是如此淡薄，用着人向前，不用人往后，本就不足为怪，要说童家兄弟怎么了得，也是武林中人夸大的。”

白继武道：“像海兄与盖兄这样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血性汉子，贵属难能可贵，白某——”

海伏波摇摇手，道：“白兄，自己人不必客气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去忙，姓童的来了，咱们接着就是了。”

白继武感激的辞出，又和“小天星”盖云谈了一会。

“小天星”盖云的语气比较平实，他表示，以童氏兄弟及蓝燕子的实力，力足以略占上风，如果还有伏兵，今夜颇为凶险。

他说：自府只有他们二人助拳，出乎他的意料。

这话实实在在，一点儿也没夸大。

可是太实在的话，往往就犯了“忠言逆耳”的忌讳，人们往往喜欢欺骗自己，还要别人帮忙欺骗。

说实话的人受人尊敬，但不为人所喜欢。

白继武内心不乐的离开，一出这跨院，内外总管迎面匆匆走来，白继武一见他们二人面上的神色，心头又是一沉，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胡四海看看骆奇，骆奇也看看胡四海，都没吭声。

白继武不禁发了怒：“是什么时候，有话还不快说，都快要起更了！”

骆奇搓着手道：“老爷子，傍晚自油坊、槽坊中调来的护院之中，有五个人已不告而别……就连这个月的薪俸也不要了……”

白继武脸色一变，怔怔地望着骆奇。

这种人实在是胆小如鼠，就是留下来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的。

再说，一个小小的护院，月薪不过十两银子，要把个脑袋瓜子掖在腰带上打滴溜，划得来的事吗？

况且这次童家兄弟要来，上自白大爷，下至内外总管和护

院，表面上表示沉稳，骨子里哪个不是紧张兮兮的？

白继武道：“走了也好，免得敷衍塞责，其余不走的，好好斟酌安排，予以编组……”说完就走了。

骆、胡二人互视一眼。

胡四海道：“老骆，依你看今儿晚上——”

“老胡，咱们的实力是一碗清水看到底，清清楚楚地，老爷子加上两位高手，未必能挡住人家兄弟二人，还有那个蓝燕子呢？依我看——”

四下看看，低声道：“八成是脚后根朝北——难（南）看。”

两人走后，左侧月亮门内探出个头来，正是小蝙蝠。

这小子年纪不大，却能左右逢源，也许是人缘好，上上下下都对他不错。

小蝙蝠晃晃脑袋，缩回身子，老姑妈的院门轻轻地，“吱呀”一声开了一缝。

白宅前前后后都是灯火通明，只有老姑妈这院落附近一带黑黝黝的。

老姑妈的院门又缓缓地关上，另一个人影却自前面跨院中走了过来，灰色竹布大褂，洗浆得有棱有角，袖口挽起，洁白的小褂，朴素而不寒伧。

那条黑亮的大辫子绕到左胸前。

他走完甬道，走捷径翻过曲栏，轻轻敲了那朱漆院门几下，门内一个少女的声音道：“是谁呀？”

“是我，新来的余大夫。”

少女声音道：“余大夫，姑娘已经睡了，老爷交待过，明儿再引荐余大夫给姑娘。”

余心竹道：“如果姑娘已经睡了，也就算了，我只是想提早了解一下姑娘的病情，在此逗留的日子有限，所以早——”